

18GA

〔日〕香川孝志 前田光繁 著
张惠才 韩凤琴 译

八路军 中的 日本兵

长 征 出 版 社

封面设计 王 宇

八路军中的日本兵

〔日〕香川孝志 前田光繁著
张惠才 韩凤琴译

*

长征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阜外大街34号)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一二三〇工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75印张 插页4 95千字

1985年5月第一版 1985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35,000

统一书号：3268·018 定价：0.85元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纪实

八路军中的日本兵

〔日〕香川孝志 前田光繁 著
张 惠 才 韩 凤 琴 译

长征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 北京

普通一兵的非凡经历

——前言

一九三七年，日本军部发动的日中战争¹，到了一九四〇年夏，已陷入穷途末路之中。日军虽然控制着北京²、上海、南京、广州和武汉这些中国的重要城市，并企图进一步扩大占领地，但实际上确保的仅仅是点和线，那只不过是广大的中国国土的极小部分而已。

一九四〇年八月，部署在华北山西省和河北省铁路沿线上的日军，遭到了中国八路军“百团大战”的突然袭击。就在这个时候，我（香川孝志）当了八路军的俘虏。当时我负责守卫一座小桥，是个陆军下士，年仅二十五岁。

注1：日中战争，即日本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发动的侵华战争。后同。

注2：北京，当时称北平。后同。

——译者

从那以后，我便开始了八路军中的生活。

在战场上昏倒后被敌军捉住，在八路军前线司令部所在地——山西省南部的一个小山村里度过的自暴自弃的日日夜夜……。渐渐平静下来所见到的新事物……。领导中国人民抗日的人们及其思想的吸引力……。还有生机勃勃的延安生活……。

岁月流逝，一晃四十年过去了。不过，陕北黄土高原上延安的风光，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最近，一位青年写文章说，“我今年二十一岁了，如果是在战争年代，我恐怕不得不扛着三八枪上战场，也许还会去杀害无辜的中国人民，或者自己在战场上阵亡。我怎么也不明白，究竟为什么当时要驱使日本人不顾自己的性命去参加侵略战争呢？”

这是一位学习日本近代史的青年学生提出来的疑问。

由于人们的立场不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是各式各样的。但是；曾经参加过战争的老一辈人有责任认真地回答这个问题。这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这动荡的世界中避免我国重犯侵略别国的错误。

对于战前的日本士兵来说，最大的耻辱莫过于

在交战中当敌军俘虏。那种与其活着当俘虏受辱，不如死了当护国之鬼的教育，不仅在军队中进行，而且家喻户晓了。只要想一下太平洋战争后期许多集体自杀的悲剧便可以明白，这种严酷的教育是怎样地禁锢着日本人的心。

在日中战争中当了俘虏的我，和处在同一境地的几百名朋友一起，站到了反对日本侵略战争的一边。加入“日本人反战同盟”的许多朋友，同八路军一道上前线，对日本士兵做各种宣传工作。

在日本军部的眼里，这种活动被看作是背叛祖国的卖国贼的行为。如果我们中间的哪个人被日军抓住，免不了要被处死。不仅本人，就连在日本国内的家属也要遭到世人的冷眼。

日本军部在社会上极力掩盖我们的存在和活动，向直接接触过反战同盟成员的日本士兵散布什么“他们为了活命，已经堕落成敌人的走狗了”之类谎言。

然而，为了早日结束日本军部发动的侵略战争，为了从无谓的死亡中解救日本士兵，那些在前线活动的许多日本人反战同盟的朋友，被日军的枪弹夺走了生命。难道能说这些人的行动是什么“臆病者

的保命”吗？

我确信，只有站在反对侵略战争的立场上行动，才能从毁灭中拯救祖国和同胞，维护民族的荣誉，同中国人民永远和睦相处。同时，我认为在这些活动中倒下去的人们是名符其实的爱国者。

许多人不了解在日中战争中还有日本人从事这种工作，特别是年轻一代，恐怕更没有人知道了。这也许是因为以前只出版过二、三本记录日本人反战同盟活动的书的缘故吧。

如前所述，日本军部极力掩盖我们的活动，唯恐日本国民知道。可是在战争期间，美国人却十分关注我们的存在和活动。

一九四四年来到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不止一次地访问我们“日本工农学校”。一九六二年出任美国驻日公使的约翰·埃默森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几年前，出版了他的一本书（日译本《暴风雨中的外交官》，《朝日新闻》社出版），该书用了相当多的篇幅记述他当时访问日本工农学校时的情景（令人吃惊的是，他把我也写进去了）。

有吉幸二军曹经常同埃默森先生一起访问日本工农学校。他是夏威夷出生的第二代日本移民。后

来，他和我们很亲热，我们之间很融洽，无话不谈。这位有吉先生现在已经离世了。一九七二年，我们相隔了二十七年又在东京见面，可是那却是最后的一次见面。

一九四六年回国之后，我的愿望就是为日中两国人民友好奠定基础。这期间，我写了几篇关于反战同盟和日本工农学校的短文。不过，把我的足迹归结起来写成书，这还是第一次。

把这本记录叫作“一个普通日本人的非凡经历”可能更好一些。希望读者能够理解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并非只是为了回忆我个人的往事。

直接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日本人有几万人。据我所知，这些人当中的许多朋友都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作风是了不起的。如果这本记录有助于读者理解这一点，特别是能够帮助青年一代考虑今后日本前进的道路，我将不胜欢欣。

我的先辈前田光繁先生，出于同一目的写下了回忆录，这次同我的记录一起以合编的形式出版。作为华北第一个日本人反战团体——“觉醒联盟”的创始人之一的前田先生，详细地记述了他的足

迹。我的记录着重记述在延安的生活。这样，读者便可以全面地了解我们当时的活动了。

在二十一年前的一九六三年，曾出版过《反战士兵故事——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成员记录》一书，书中收录了包括我和前田先生等许多朋友在内的短文。这次整理记录时，考虑到今天读者的需要，也活用了书中的部分记录。

令人欣慰的是，今天能把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在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过程中起过决定作用的重要事件记录了下来。

我敬仰的朋友田岛淳和登美子夫妇，从回忆录的计划和构思，到史料的调查和收集，花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这本书是很难写成的。在此谨表深切的谢意。

这本书的出版，得到同时代出版会田村胜夫社长的充分理解和大力支持。在此向田村社长，该社的常务理事生田荣子先生，编辑部的采访部大太郎先生和田边希久子先生等各位表示由衷的感谢。

香川孝志

一九八四年五月

目 录

普通一兵的非凡经历——前言

一 在延安的日日夜夜 香川孝志

1. 一个普通的日本兵…………… (3)
2. 当上了八路军的俘虏…………… (8)
3. 在山西省麻田镇…………… (14)
4. 中国革命圣地——延安…………… (22)
5. 在学习和实践的日子里…………… (25)
6. 窑洞生活的作息时间表和娱乐活动…………… (29)
7. 中国朋友们…………… (33)
8. 各地开展的反战活动…………… (37)
9. 上前线呼吁投降…………… (46)
10. 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 (51)
11. 延安的美国人——埃默森和有吉…………… (60)
12. 井井有条的学习生活…………… (67)
13. 长期上演的反战剧——《岛田上等兵》… (70)
14. 领导人印象记…………… (73)
15. 为《波茨坦宣言》而欢呼的延安…………… (77)
16. 返回战败的祖国…………… (79)

17. 重访延安.....	(87)
---------------	------

二 反战士兵

前田光繁

1. 参加八路军那天.....	(95)
2. 被俘经过.....	(97)
3. 见到张香山先生.....	(102)
4. 《第二贫困物语》和《唯物辩证法》.....	(107)
5. 上前线后觉悟了.....	(110)
6. 开始新的人生.....	(115)
7. “觉醒联盟”的诞生.....	(119)
8. 在枪林弹雨下.....	(123)
9. 在日本战败后的东北地区.....	(129)

我心目中的八路军——后记

译者的话



一 在延安的日日夜夜

香川孝志（梅田照文）



1. 一个普通的日本兵

我想，还是先按照时间顺序概述一下我的成长和当俘虏前的军队生活吧。

同当时大多数日本青年一样，我也在天皇军队中当过兵。

我的家在四国的德岛县阿波镇。这个小镇位于吉野川的中游，在德岛市和池田镇正中间，当时池田镇上的高中学生棒球很有名。

家乡以农为主。镇子北面有著名的“阿波土柱”风光，那是一个由于雨水的侵蚀作用而形成的天然土柱群。

一九一五年，我出生在一个农民的家庭里，排行老四。家中只有五亩地。父亲总去矿山和发电厂等处找活干，农活主要靠母亲一个人。好在庄稼是一年两熟，所以吃粮并不感到困难。

父亲只受过四年的小学义务教育。他当过兵，退役后靠自学，学得一点东西，曾在一所小学校里代过课。父亲没有能力为孩子们置什么家产，只想尽量供我们多读书，他外出干活就是为我们挣点学费。

母亲在家里不辞劳苦地忙碌着。她不识字，我还记得上小学时曾为母亲代笔写过信。回想一下，父母亲他们都是繁荣时期的明治年代人。

由于父母亲拚命地干活，所以，我大哥读完了德岛高等工业学校，二哥在神户商船学校毕业，（三哥小时候就死

了)，大姐也读完了女子师范学校，后来在一所学校里当教员。我们哥几个的名字很有意思，大哥叫文夫，二哥叫武志，三哥叫忠志，我叫孝志。我们哥四个是“文武忠孝”。从这里可以看出战前普通日本人的寄托。

战火扩大中的青春

小学毕业后，我便上了阿波中学，那是一九二八年的事。我上中学期间，发生了“满洲事变”^①，日本迈出了全面侵略中国的第一步。可是，对于我这个在德岛农村和平环境中长大的中学生来说，根本看不见笼罩在日本上空的阴云。我似乎还记得，学校整队去火车站，迎接从中国送回的英灵遗骨的情景。

在那世界和日本激烈动荡的年月，我送走了平静的中学生活。在学校里，我是橄榄球选手，曾在县里的比赛中得过亚军。由于眼睛近视，戴上了眼镜，就只好转到柔道队，后来又得过柔道冠军，在县里算是有点小名气。

一九三三年，我中学毕业后便进入国土馆专科学校（现在的国土馆大学）。由于先辈的引导，我立志当一名中学的国语、汉文和柔道教员。

这是一所积极贯彻国家主义教育方针的学校。当时的右翼要人中野正刚、头山满和德富苏峰等人，经常到学校演讲。不过，我并非右翼学生。因为我热心于柔道，所以我想如果能够取得范士级别^②，顺顺当当地过上一辈子，就心

注①：“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后同。

注②：范士，是过去日本武德会确定的武道家级别。最高一级是范士，还有教士和炼士。——译者

满意足了。

一九三七年春，从国土馆毕业后，只想快点找个工作，于是当上了大阪府警察的柔道教员。那同时也接受了征兵检查，因为眼睛近视，定为第一乙种。按规定，平时是不入伍的。

但是，在那一年的七月七日，发生了芦沟桥事变，日本以此为契机走上了全面侵略中国的道路。后来，战争又进一步扩大成太平洋战争。那时候，没有一个日本人能预料到，那场战争会导致日本军国主义的崩溃。当然，我这个对世界动向漠然置之的青年，只能囫囵吞枣式地接受日本军部的宣传，他们说这场日中战争是“为了东亚的和平”。

轻视中国人民抗战意志的日本军部，企图速战速决，于是决定向中国战场大量增兵。我接到临时召集令是在一九三八年一月。

作为没有受过训练的补充兵员，我在内地接受了三个月的集训。然后，我们的部队便开赴华北（当时叫北支）。三月中旬，我们从香川县的丸龟港搭船出发，在天津的外港塘沽登陆。在中国的八年生活，便从此开始了。当时，我才二十三岁。

在华北焦急地等待着退役

到华北之后，我们这些士兵都抱着一种乐观态度，以为充其量也不过服役三个月就能返回日本。可是，日本政府和军部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攻下南京后，得意忘形，声称“不以国民党为对手”，做好了为占领全中国而长期作战的准备。

作为它的一环，在华北方面军下面，成立了三个独立混成旅团。我们属于独立混成第四旅团，我们的主要任务不是第一线作战，而是专门担任守卫任务。当时，八路军已经进驻华北，并以五台山、太行山等山区为中心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在那里组织群众开展了十分活跃的抗战活动。

我是在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第十四大队第四中队第四小队。实际上，我已被选送到中队指挥班去了，因为他们发现我履历表上的字写得很漂亮。

指挥班的工作，是在有小的战斗时写《战斗详报》，这些报告都是些添油加醋的东西。此外，还负责申报个人的功勋等。班长是准尉，我给他打下手。

一九三八年五月间，打了一场大仗——“徐州作战”。因为混成旅团不是第一线战斗部队，所以那时候我们只是作为后勤部队开到了济南。

那一仗之后，独立混成第四旅团便担任石太线（连接河北省石家庄和山西省太原的铁路线）上的守卫任务了。在当俘虏之前，我一直在那里。

好象是在一九三九年。有一天，上司问我是否愿意当干部候补生。我想，如果当上了干部候补生，就要长期在军队中服役了。我不是一直想尽早退役回日本吗？当时，我没有表态。这引起了上司的不快。因此我在服役期间，只是当了一等兵和上等兵，被俘时也仅仅是个下士。

我们的部队没有参加过大的战斗，只参加过几次“肃正作战”。所谓“肃正作战”，就是攻进八路军的根据地内作战。但是，除了大队长中了八路军的迫击炮弹之外，我们没有直接与八路军接触。